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七

□ 12
3110
7



3110
卷 7

左傳輯釋卷九

日南 安井衡 著

文公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杜無傳再邾子

遽蔭卒

杜未同盟而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無傳義與大

室屋壞

杜大廟

安正義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

猶世世不毀也衡案大世古通用大子謂之世子左傳子大叔論語作世叔伯父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杜沓地

狄侵衛

杜無傳

十有二月己丑

公及晉侯盟

杜十二月無己丑己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杜棗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詹嘉晉大夫賜

左傳輯釋

卷之九

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杜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且由舊勳杜有孤偃安衛案由

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犯杜不可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杜魏壽餘畢萬之請自歸于秦

秦伯許之杜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秦伯師于河西

魏人在東杜今河北縣於秦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

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杜辭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杜言必歸其妻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杜策馬櫪臨別授之馬櫪並示日子無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杜示已覺既濟魏人譟而還杜喜得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杜士會堯後劉累之安正義伍負屬其子

者知已將死預使改族其傳有為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

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

漢室初興指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自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

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衛案桓公之子為士

大夫於楚吳夫擊王奔楚為堂谿氏亦皆不顯於後然左氏皆因事記之以詳其始

終其處者為劉氏亦彼類耳且上文秦伯誓士會曰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秦伯踐

其誓而有願留秦者此尤不可不記何言不類也已不能通傳意厚誣古典妄甚

邾文公卜遷于繹杜繹邾邑魯國邾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子傳曰

子傳曰

子傳曰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杜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

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安衛案左右以命為性命邾子為天所命言天使已能為此言禮教之入久深矣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注解命在養民為養民命謬甚

安正義俗人見其早卒謂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衡案以天所以命已為秋七月大室之壞書不共也杜簡

宗廟使至傾饋故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鄭衛貳于楚畏鄭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杜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杜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杜

弱欲使魯侯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杜載馳詩邶風四章以下國以安陸梁云此與襄十九年穆叔見叔向賦詩皆云四章蓋取控于大邦誰因

救助註陸極之義然在今詩實為五章故杜解云四章以下蓋委曲以就傳文耳或可古詩章次與今不同如宣十二年楚子引周頌之比蘇氏并此詩二章三章為一求合於傳恐未然也衡案孔子未刪之前詩有失次第者如此篇及楚子所引周頌皆是也孔子自衛歸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樂正則杜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杜

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鄭伯拜杜謝公公荅拜杜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杜無傳告邾人伐我南鄙叔

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杜新城宋地在梁秋七月有星

孛入于北斗杜字孛也既見而移入北公至自會杜無晉人納捷菑

于邾弗克納杜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意九

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杜既許復之故從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集解

卷之九

杜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正義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
註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則不然僖九年九月晉侯僖諸卒冬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衡素踰年即位禮也舍不待踰年昭公卒即正即位之禮既已正即位之禮不得
從而書君傳云昭公卒舍即位正釋此經所以書君也杜特據僖九年傳斷為先君
既葬稱君不知彼傳云未葬者釋經書其君之子非謂既葬成君十年經書弑其君
卓者晉踰年始赴故從成君之例書其君仍是踰年稱君之法也九年傳稱殺公子
卓于朝若既葬成君傳亦當書弑其君而仍云公子卓亦釋明年經所以書弑其君
也杜讀傳不精遂初既葬稱君之說謬甚公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
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弑君

大逆豈待已立之然後始正其罪哉公羊亦非
宋子哀來奔杜大夫奔例書
註名氏實之故

齊人執子叔姬杜單伯周卿士為
齊人執單伯杜諸侯無執王使之
註義故不依行人例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
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杜奔亡禍也
徵不敬也杜欲使急慢

邾文公之卒也杜在前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戚安釋文如音
配公子商人驟施於國杜驟數也商
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杜家財盡從公及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安衛案
註舍即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杜從楚
註者陳

且謀邾也杜謀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杜元
註商

憾杜不為君
安衛案言我若為君爾不能事我必將殺我則我徒亦恨爾是爾
註則恨多使多蓄恨也不可上文直云我能事爾而不言爾不能事我此
句不言爾必殺我隱然言其將殺已而下文承之云將免我乎爾自為之則
使多蓄憾之謂將殺已明矣辭婉情摯兄弟相戒救之狀宛然如見妙甚

我乎爾為之杜言將復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杜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
註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

三年齊惠公也書九月
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

元日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

將免

將免

將免

末學所安劉歆云斗天之三辰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

得詳言註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衡案傳云入則孛星初出於斗南漸入於北斗中

也彗星低於太陽其行尤速東西南北不定約略三四十日乃滅蓋是孛入於北斗

魁過三星便滅宋王者之後齊晉中夏之大國於諸侯為魁故以三國當之宋在南

齊次之晉在北以其所過分禍之先後故曰宋齊晉彗星天之亂氣

又有除故布新之象故曰死亂劉謂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是也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註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

獲且長註獲且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而使尹氏與聘

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註杜王匡王而使尹氏與聘

啓訟周公于晉註杜訟理之尹氏周卿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註杜復

親和楚莊王立註杜穆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

而伐舒蓼註杜即羣二子作亂城郟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

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註杜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廬戢黎及叔

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註杜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

安衡案黎

黎非今從足

初鬬克囚于秦註杜在僖二

秦有殺之敗註杜在僖三

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註杜無賞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

作亂註杜傳言楚幼弱國內穆伯之從己氏也註杜在八魯人立文伯

聽命復而不出註杜不得使與聽政事終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

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註杜子孟獻子請立難也註杜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

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註杜禮葬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註杜出而待放從放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註杜貴其不食汚君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註杜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

註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也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杜猶言其甲安

顧炎武云夫已氏猶言彼己之子衡案顧說是也焦循因杜某甲之云以已為戊已之已謂桓公之子六人商人居其季故曰夫已氏因引孔廣森經學厄言以證非臆說然終不免為鑿說矣其說詳見于左傳補疏文長不錄

杜昭姬子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叔姬齊人執之

杜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

又執子叔姬

杜欲以娶辱魯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杜華孫奉使

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厚之教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杜傳例曰社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杜傳例

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

安衛案本或無秋字非

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杜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註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

子叔姬

杜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杜因晉三月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費之也

杜古之盟會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

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

其祀其敢辱君

杜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

亞旅

杜亞旅上大夫也

安正義尚書牧誓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三帥三命之服侯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衛祭下大夫也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正義所引皆可以為亞旅為下大夫之證而

為上大夫之證蓋心

魯人以為敬

杜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魯

魯鈍之人顧炎武云傳以華孫辭宴為合禮解失之焦循云檀弓云魯人欲勿殤童汪錡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魯

國之人以為敬華耦之來魯人以其為罪人子孫若自修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為敬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衡案傳不言君子而云魯人則非全與之辭也但訓魯鈍亦非傳意服說得之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杜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

齊人或為孟氏謀杜孟氏公孫救家慶父杜為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飾棺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杜下

毀以為請杜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杜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救之喪為孟氏杜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

且國故也杜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安衡案若不許惠叔取之棺或朽於竟

聲已不視惟堂而哭杜聲已惠叔

襄仲欲勿哭杜怨教取杜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杜惠伯叔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杜各盡其美安衡案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杜各盡其美

來杜教在莒杜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杜獻子穀之

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杜子仲孫蔑

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躡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杜子仲孫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杜得常鼓之月而於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杜去盛杜伐鼓于社杜責羣陰伐

于社杜社尊於諸侯故請杜退自杜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杜等威儀杜齊人許

元專員譯

卷之九

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杜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書曰單伯至自齊

貴之也

杜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喜而告廟

安衛案喜本或作既非

新城之盟

杜前

年蔡人不與

杜不會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杜兼帥二軍

曰君弱

不可以怠

杜怠解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凡勝國曰滅之

獲大城焉曰入之

杜得大都而無有

秋齊人侵我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杜齊執王使且數伐魯

安衛案本或無陳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杜明

不序諸侯不

以公不會故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杜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安王念孫云故字

則無能為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行故字而各本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

書諱君惡也

杜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發例以明之

與而不書後也

杜謂後期也今駭諸侯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杜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

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杜不能

安衛案不能猶

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

杜此年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

杜執

使而伐無罪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

則及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安衛案禮出於天故曰天

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

杜詩小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杜詩周頌言畏天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

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杜為十八年齊

安衛案又變文言禮以結上文在存也言必亡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杜及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杜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視朝，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朝，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杜信公疾，且以賂故，郟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杜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杜稱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杜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杜問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朝，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郟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杜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杜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杜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杜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杜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杜楚險地。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杜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

往，振廩同食。杜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安衡案以往，猶以後也，至廬猶能

次于句瀝。杜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杜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杜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于揚窻。杜窻戰黎官屬。二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杜還復句瀝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杜師叔楚大夫，潘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蚘冒所以服陘隰也杜蚘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安釋文史記楚世家云蚘冒卒弟熊

與杜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杜軍走唯禪儵魚人實逐之杜禪儵

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安馬宗璉云水經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鄆元

是也魚既是羣蠻禪儵亦是羣蠻儵本或作儵非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

駟會師于臨品杜駟傳車也安衡案駟疾傳也註本或作驛非分為二隊杜隊部

道攻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杜子越闢椒也石秦人巴人

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杜蠻見楚遂滅庸杜傳言楚有謀宋公子

鮑禮於國人杜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自年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杜羞進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數不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杜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杜桓鮑之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杜鮑通而不可杜以禮自乃助

之施安衡案足利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

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杜元華督曾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

司馬杜代公鱗矐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杜代

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杜壽蕩請使意諸為之杜意諸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杜禍及棄官則族無所

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杜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杜已在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

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安衡案能如柔遠能迨之能至于君祖母

以及國人杜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

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杜行去安衡案足利本石

岳本如此而非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

帥甸攻而殺之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

也杜始例發於臣之罪今安正義宣四年傳何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

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為始例衡案經下注舉宣四年例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杜意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杜意諸安釋文虺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杜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

西鄙杜西當為北安正義經言西鄙傳言北鄙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杜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

秋公至自穀杜無冬公子

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

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杜卿不書安衛案十六

文公收宋國人心之事曰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如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夫人是鮑欲收人心以代昭公之跡甚明及宋人弑昭公則直釋之云書曰宋
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未嘗一言非鮑後儒因此等之文疑左氏釋經不得仲尼
之旨不知使昭公不失人君之道鮑雖欲收人心國人豈肯從之哉而昭公自知不
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不能改其行為人君者固不宜如此故仲尼特正
其罪曰宋人弑其君杵臼而左氏以君無道釋之言為人君者不宜如昭公也然鮑
代君之罪固不可赦故此年晉衛陳鄭大夫伐宋討其弑君不能果其志則仲尼亦
正其罪沒其名不書而傳亦釋之云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
也蓋經隨事示道舉其所重未嘗較他得失以立言傳知其意往往以序事釋之如
十六年備載鮑收人心之事預釋此年經書人書諸侯之意不狗言昭公所以見弑
也予故云善解春秋者莫左氏若焉後儒所見狹或執君臣一定之理或較彼此他
日之得失此特朱子綱目之意耳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唯

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通此言也，可無疑於左氏之釋經矣。

杜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杜魯不能救，魯故請服。

晉侯蒐于黃父。

杜一名黑壤，晉地。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杜傳不列諸國，而言復。

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杜刺欲平宋。

而復不能。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

之書，以告趙宣子。

杜執訊，通訊問之。安衛案陸祭解執訊為執晉通訊問。

曰：寡君即位三年。

杜魯文二年。召蔡侯

自使其人而執晉人，使之通書，重晉怒益甚，鄭雖無人，必不如此愚矣。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杜行朝也。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杜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滅侯

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杜減損也，難未盡而。

安王引之云：減滅，射熊與熊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命主君減二卿，是滅

篇曰：減盡也。說文曰：剽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命主君減二卿，是滅

為滅絕也。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杜歸生子家名。

以請陳

侯于楚，而朝諸君。

杜請陳于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

事。

杜歲救也，救成前好。

安歲救，註展反。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杜將夷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

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杜密邇，比近也。

雖敝邑之

事君，何以不免。

杜免，免罪也。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杜襄，公。

而再見于

君。

杜君靈公也。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終。

杜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

安正義：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禮瘞天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

即以孤言其君也。衡案：上文曰：寡君曰：敝邑歸生自述其意也。在位之中，以下乃述鄭伯之言，故曰：孤曰：小國若非鄭伯之言，當言寡君即位不宜言在位之中，故知在

位以下述鄭伯之言也。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

杜言首尾，有畏則

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杜音所殊陰之處古

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衡案鹿聲可愛故云死不擇音而詩人亦咏之服說是也子家云不擇音者以喻出聲也

也德則其人也杜以人道相舉不德則其鹿也銜而走險急何

能擇杜銜疾走貌言急則欲陸榮云詳子家此言未見其有從楚之意下文

闕以死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銜字書作駮鹿走貌衡案下文云朝于齊又云亦獲

成於楚故杜云欲蔭孫於楚子家意謂晉若不可盡力死闕不勝則從於齊楚兩意

俱在杜陸各得其一焉命之罔極亦知亡矣杜言晉命將悉啟賦以待於儵

唯執事命之杜儵晉鄭之竟言安釋文儵直劉及衡案儵本多作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杜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杜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亦獲成於楚杜邾與居大國之

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杜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塔池為質焉杜趙穿卿也公塔安衡案公塔姓

塔晉侯女塔乃趙察見于十二年傳秋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杜邠周大夫

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杜靈

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杜偷猶

於臺下於臺下秦伯罃卒杜無傳未同盟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暴疾而薨杜不稱盜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杜

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杜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安惠士奇

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衡案踰年即位雖在喪亦稱君傳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是也餘詳於十四年傳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杜無安衡案夫人大歸季孫蓋如齊謝之比事可推故傳不釋耳莒弒其君庶其

杜稱君君註無道也

左傳卷之九

卷之九

廿三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杜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

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杜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杜以下事卜楚丘

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杜齊侯終令龜有咎杜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杜斷其尸足而使馱僕杜僕御

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馱乘杜馱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杜濟南

病者何如杜言不以父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杜

馱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

職怒杜欲以相感激齊人立公子元杜桓公子六月葬文公秋襄仲

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杜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杜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杜許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

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

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杜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杜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杜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

道殺適之庶杜衡案天乎者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杜所謂出姜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耳衡案仲殺三人皆一時之事既諱殺惡則

二人亦不得不諱視不書卒非國統所關因以見其死非命也顧說得之

安顧炎武云

左傳專耳

卷之九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杜紀號也莒夷無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註諡故有別號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杜未見公而文子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杜則法也合法德以

處事杜處猶事以度功杜度量功以食民杜食養作誓命曰毀

則為賊杜誓要信也毀掩賊為藏杜掩匿竊賄為盜杜賄財盜

器為姦杜器國主藏之名杜以掩賊賴姦之用杜用姦為大山

德有常無赦杜刑有在九刑不忘杜誓命以下皆九刑之安惠棟云

書九篇也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大史

尚大正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

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大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口口祕作筴許諾

乃北向絲書于內楹之門眾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

乃左還自兩柱之間口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

獄無顏正刑有授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

達杜此即垂益為阜陶之安正義鄭玄注論語云阜陶為士師號曰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杜齊中也淵深也允信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杜高辛帝譽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杜此即穆契朱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杜肅敬也懿美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杜濟成也

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后土地官禹作

主地安衡案于本多作於左傳中于於錯出詳考全部凡地上多作于事物上多

本或作註作於然亦不能盡一下文至于堯各本作于今且從石經注主地之官主

治曰平五註安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杜製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

慈兄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杜內諸夏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則天下亦註黃帝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註外夷狄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醜亦惡也此安正義掩蓋義事而不行隱

案隱匿也義人則掩蔽之姦賊則隱匿之下文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實此句也堯典離兜薦共工正與此傳同杜云謂離兜是也

天下之

民謂之渾敦杜謂離兜渾敦安正義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為儵北方之神

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註其名為忽中央之神其名為混沌混沌無七

少暉氏有不才子杜少暉金天氏安衡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杜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安正義蒐索隱伏是蒐得為隱

隱為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為賢人定本成德為盛德陸榮云崇者增高之意蒐

索也林堯叟云求人之隱慝是也段玉裁云靖潛庸回即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

違通用衡案崇尊也服當訓用言聽用讒言蒐羅姦慝自為羣小之淵藪以誣成

德之人也據正義其本作成德今作盛德者乃定本也義雖兩道正義本似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謂共工其行安陸榮云戴章甫曰據山海神異經

檮杌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於惡獸杜氏考之未詳乃以義理釋之非也

今案宋俞成所著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已如是矣衡案傳云謂之則別有其物

而比之也註杜顯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杜話善告之則

服說是

左傳

卷之九

頑杜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囂杜不道忠信微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禱杙杜謂繇禱杙頑凶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于堯堯不能去杜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縉雲氏有不才子

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杜冒亦貪也盈安衡案冒說文蒙

謂之饕餮杜貪財為饕舜臣堯杜為堯賓于四門杜闢四門達四

流四凶族杜家四凶罪狀安衡案堯典分北三苗鄭玄云流四凶者卿為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杜徽美也典常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無廢事也杜此八愷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杜流凶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杜舉十六相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杜史克激稱以

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杜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

遂出武穆之族杜穆族黨於使公孫師為司城杜公孫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杜樂呂戴公之曾孫為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十

日南 安井 衡 著

宣公

安名後一名接文公庶長子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不譏喪聚者不待貶責而

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杜稱婦有姑之辭

不書氏史闕文

言婦則不書氏於文宜然非闕也必言婦姜者昏禮主於父母雖公侯不自主父沒則稱母宣公嚴然在喪服中而敬贏敢主其昏罪有所歸故稱婦姜也左氏不釋者

杜上注云不待貶責而自明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晉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

人取濟西田

杜魯以賂齊齊人不取

秋邾子來朝

杜無傳 楚子鄭人侵

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杜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安衡案上經云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兩

事之辭楚鄭初志侵陳耳伐宋乃其餘事故經獨言救陳而救宋在其中矣傳則詳言之所主在繳事實也非經有闕文

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杜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發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安釋文崇本亦作崇

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杜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杜遂不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杜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昏甲父于衛

杜晉甲會于平

而立昏克

杜克甲之子

先辛奔齊

杜辛甲之屬大夫

會于平

州以定公位

杜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杜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杜濟西

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

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討齊皆取賂而還

杜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安正義劉炫云宋傳數晉罪近發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故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杜卒在文

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林以伐鄭也楚為

賈救鄭遇于北林

杜與晉師相遇發陽中牟

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杜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杜崇秦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

役

杜報囚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杜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杜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秦師伐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

者之義故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杜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

執政之臣安衡案靈公彈人於臺熊踏不熟而殺宰夫其害不及國厚斂則稍及例在四年註於國矣然所為亦止於彫牆與無道有間故經稱臣以弑以正君臣

之義而傳釋之以不君言靈公失人君之道而已其惡未至無道故經稱臣以弑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皋傳子公與子家謀弑鄭伯子家止之及譖子家子家

懼而從之是子公雖首謀子家為正卿故蔽獄於子家故傳釋之曰權不足也趙盾非權不足者其力足以誅穿而不誅本雖非與謀而其罪浮於歸生矣杜援彼以例

也此非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杜無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杜受楚命也安釋文命于楚本

非也臧琳云陸氏非之是也傳文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杜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

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敵百人

安釋文敵百或作敵百人者人行字衡案註敵軍戰斷首也不當言人釋文是也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于井

杜狂狡宋大夫輅迎也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

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杜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聞其政令安顧炎武云邵

政之聽惠棟云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然則戎為句昭果毅以聽

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衡案昭字管下

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易之戮也

杜易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

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杜疇昔猶今日之事我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杜憾恨也殄盡也

安陸祭云殄絕也衡案殄絕常訓杜何不知必訓盡者與民字為切故引伸訓盡耳

於是刑孰大焉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杜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

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杜畫馬為文安正義謂文飾彫畫之

陸祭云說文引此傳作駟馬亦云畫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衡案古者馬貴純毛定色不貴異文詩所謂四

黃四驪九十其犗及駢駟驄之屬皆是也鄢陵之役傳贊晉軍曰鞞鞞鞞鞞孟子曰繫馬千駟不視是馬貴盡飾畫馬則更盡飾矣故說文文馬訓畫馬而杜從之也丘云馬之毛色自有文采是後世貴異物之見非古義也

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杜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日子之馬然也杜叔牂羊斟也甲

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杜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

來奔杜叔牂言畢遂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植將王也安正義周禮大

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是植為將領主帥監作者也衡案周禮植先鄭以為部屬將吏後鄭不從云植築城植也此亦當訓植為猶設也華元量城地廣狹使徒設周城之植而巡其功役也即如先鄭說植謂大司馬部曲將吏非主帥也注疏俱謬

城者謳曰睥其目嗜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嗜大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于思多

安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多鬚貌賈逵云白頭貌復扶又反鬚修于反字又作鬚註惠棟云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為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鬚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為證案此則于為須思為白于思為白須也衡案賈服解于思為白頭杜解為多鬚俱未詳所據惠據朱儁傳訓于為鬚據瓠葉箋訓思為斯然斯思字異古人未嘗假借通用于氏根俗語三字連讀為義而

剝取于字以為鬚義未允即如其說乃鬚白非白鬚恐非號人之語竊謂于大也釋文思又西才反則讀可為顯顯類也上文其目嗜其腹是華元狀貌雄偉解于思為大類顯似與二者稱此誠臆說姑書以備參考復如字釋文扶又反非

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杜那猶安正義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

者耳衡案牛生牛未剝其皮故云牛則有皮犀兕不生於宋唯有其皮此承上文有皮故云犀兕尚多言其皮尚多也故下文役人曰從其有皮可見華元不言宋有二獸也管子曰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古者以革為甲曾據考工記犀甲為上兕甲次之牛甲為下當時諸侯力征甲冑為第一要器則宋國雖不生二獸亦必多蓄其皮故云尚多

非苟荅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安衡案從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衆我寡杜傳言華元不吝安陳樹華云林堯叟注云言其役夫然夫字屬下亦未妥不如連文夫作助語辭為允也阮元云案以下六字為句者是左傳凡

云夫已子夫先自敗也已言夫者皆指其人言也衡案阮說是也夫指役人林訓役夫則夫為實字非也去之夫三字連讀則不改其口為彼口不可通此文本平坦易讀然先儒誤解或并誤後生不得不隨而辨之所謂為後世滋一辨者至解經諸家此散尤多今皆置而不論焉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杜伐崇在遂圍焦杜焦晉河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杜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以報大棘之役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杜競強也鬪椒若救之註族自子文以來世為

尹杜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弒姑益其疾乃去之杜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久且為四年楚滅若教氏張本晉靈公不君

九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杜畚以註草索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杜李

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杜李

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視之為貌然後又前此三進也靈公雖不視亦從此禮故云三進及溜溜屋溜即階下也士會未升堂而逆謂之曰吾知所過矣者不欲其升堂盡言也靈公拒諫之狀寫出如畫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杜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

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也杜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杜

常服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杜鉏麇晉

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不解衣麇退歎而言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杜槐趙盾

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外朝三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麇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於君也衡案若是趙

角庭樹誰聞麇語而傳之也此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

其右提彌明知之杜右車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

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安釋文遂扶舊本皆作扶房字反服虔注作跪先典反

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跪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也衡案燕禮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凡燕坐

左傳車采

卷之十

五

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疏云凡在堂立行禮不說屨安坐則說屨故鄭云燕坐必說屨以其屨在足賤不宜在堂陳於尊者之側也是侍宴於君者脫屨於堂下宴終下堂向禮納屨則跣以下乃其常何須更言跣下堂當納屨悼公急於止魏絳之死徒跣出門故傳以狀其急迫與此自別宴主歡者未諭彌明言過三爵非禮之意不敢即起彌明見事急言畢遂扶盾以下當時急迫之狀千載之下猶如目覩之非扶其醉也遂兩事之辭彌明言畢扶盾故云遂若以遂屬盾於文不詞改扶為跣又與禮違而盧反以作

雖猛何為

杜青公不養士而

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

杜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

安王引之云下文曰翳桑之餓

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取諸草木不可枚舉且傳凡言舍于者句未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為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淮南人問世篇史記晉世家並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器之亦云翳桑蓋地名衡案王說是也舍宿也一宿為舍趙盾自首山還將宿于翳桑見靈輒病卧於翳桑路傍而問之既則分其餉而食之見舍其半乃使盡之既就客舍更為之簞食與肉宣諸橐以與之也若盾息于桑下恐亦不能為簞食與肉以此推之翳桑之為地名益明

傳文簡潔故讀者不能解耳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杜宦學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

焉

杜去家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杜簞笥

安正義鄭文

為公介

杜靈輒為

餓人也問其名居

杜靈輒為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

餓人也問其名居

記之詞盾則仍

不告而退

杜不望

遂自亡也

杜輒亦

安王引之云此

亡也自宣子田於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為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亡至於郊衡案此節雖明盾得免之由其專記輒所以免盾則亡亦輒亡非盾亡杜注是也下文云宣子未出山而復則其亡可知故傳不言盾亡杜知之故云輒亦亡亦宣子也王云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是以後世文論左氏也記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語曰雖少必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況左氏之聖於文何必先言亡然後始言復哉至言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則又大不然春秋書大夫出奔不可枚舉或為人所逼或恐及難或避人怨其待君之放逐者蓋無幾爾且宣子未越竟假為君所放逐亦不

得書出奔此等謬說本不足辨但其人以博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註杜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

安釋文攻如字本或作弑王引之云攻本作殺殺字隸或

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

何由而書弑乎杜注宣子不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

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

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試故別之曰如字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

穿然靈公於桃園然即殺字也宣子未出山而復

註杜晉竟之山也盾出安王引之云晉

衛及過甯寗羸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

亦謂未出溫山也注未詳考衡案二說皆是也杜以大史言亡未越竟故云晉竟之

山耳未必有所據晉國多山然大行恒山皆在此北晉北

無與國趙盾之出蓋欲南奔魯衛王以溫山當之洵是

大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註杜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

安惠棟云王肅曰此邠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感作阻惟小明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註杜不隱盾

趙宣子古之良

史也

大夫也為法受惡

註杜善其為

惜也越竟乃免

註杜越竟則君臣之義

安惠棟云李厚菴曰此真非夫子之言也衛案三代君臣之義有與後世議論不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狐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死之短長時也是春秋之時中君猶能知之故國君死社稷臣亦為之致死若死其

私自非私暱不敢為死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傳云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其人曰死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

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及崔慶

盟國人於大官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知上帝乃歎此其事也孟子亦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自後世言之若薄於

君臣之義者然唯有此義也故人君慎於上臣民安於下上下相親國以長久自

此義不明人君縱於上臣民困於下故治世常少亂世常多亂臣賊子相踵而起後

儒見其如此也專責義於臣子於是有武王非聖人之論有孟子非淳儒之說原其

所由起以古人主仁而後世主義也乃如此條即蘧伯玉自近關出之意孔子稱伯

玉為君子則惜趙盾不越竟固其所也萬斯大毛奇齡焦循諸人祖李氏之意謂左

氏戰國之人見趙宗強而欲媚之乃託孔子之言以護盾惡噫亦甚矣但孔子惜不

趙竟者既在他國明己不與其謀可以免弑君之名矣非謂君臣義絕可以不討賊

也杜解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註杜黑臀晉

壬申

註文公子

亦非

朝于武宮

杜至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註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

公子

杜詛盟註誓

自是晉無公族

杜無公子故廢註公族之官

及成公即位乃官卿

之道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杜官仕也為置田邑註以為公族大夫

又官其餘子亦為

餘子

杜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

其庶子為公行

杜庶子妾子也註掌率公戎行安衛案公

公族

杜益後世衛士之屬其貧必眾初以公族為之其將領之者曰公族大夫今既無公族故以卿適庶易之其與此撰者必眾不獨盾與栾傳舉二人者明盾不負恩耳

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杜皆官註名趙盾請以括為

公族

杜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杜趙姬文公女註成公姊也 微君

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杜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註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冬趙盾為旄

杜旄車戎車之倅衛案公

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註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使屏

安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衛案公註行之家世掌戎車之倅故名旄

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註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使屏

安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衛案公註行之家世掌戎車之倅故名旄

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杜盾以其故官屬與註屏季使為衰之適

安陸祭云以其故族者

註謂將領其族人非官

屬也傳遜云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衛案此亦杜混官族之過官

屬命於君安得私與之哉故族趙衰以前之族人皆是也以如能左右之曰以之

陸云將領

之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杜牛不稱註

猶三望葬匡王

杜無傳四月

赤狄侵齊

杜無傳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杜再與文註同盟 葬

鄭穆公

杜無傳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杜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

無望可也

杜已有列在僖三十一年復發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

杜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

士會入盟

杜鄭地為夏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楚子伐陸渾之戎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杜鄭地為夏

疆杜維水出上雒冢領山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杜王孫滿

楚子註周大夫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示欲福周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

德也杜灼得逢逢白雲之兆此說亦未知其審衡案杜云禹之世以傳

言夏之方有德耳未必有所據墨子見尚書全經其書殘闕所引

雖有與今書不同者要皆非臆造當以其言為正開即啓禹子也

遠方圖物杜圖

山川奇異之貢金九牧杜使九州之

物而獻之

鑄鼎象物杜象所圖物

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形使民逆備之

若杜若順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

逢不若案下傳曰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

不若故臆魅罔兩莫能逢之若作不逢文義相復不可通

不逢為臆無疑若訓順亦通然未如訓善之尤為允當

螭魅罔兩杜螭山

形魅怪物安正義魯語仲尼云水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

罔兩水神註之神杜以為水神者罔兩罔象皆是虛無當非神名也螭魅既為山

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澤之神故以為水神也阮元云說文鼎字下引作螭魅罔兩

段玉裁云螭者轉寫之譌說文此字在公部作离云山神獸形衡案正義引魯語明

知注謬而猶護其

莫能逢之杜逢遇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杜

短疏家之常也

民無災害則上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杜載祀

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杜不可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杜底致

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郊廓今河南也武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安正義律歷志云

百六十七年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

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杜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

使戴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

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杜

燕姑註安衡案傳云賤妾則非南燕伯

夢天使與已蘭杜蘭香

燕姑註安衡案傳云賤妾則非南燕伯

女蓋公族為士大夫者之女

夢天使與已蘭杜蘭香

註草

左傳

卷之十

註草

安正義

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已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為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儵眾天不自與使伯儵與之故云天使是天自天伯儵自伯儵文義明晰無所疑互若伯儵自稱天當言天與已蘭今言天使與已蘭明有所使也孔不能辨使字之義謂聽者恍惚之言疏矣曰余

為伯儵安釋文儵直留反惠棟云說文作儵非也余而祖也杜伯儵南以

是為而子杜以儵為女子名安傳遜云以儵之秀美付界之耳而必曰名邪固矣儵

之與之蘭而燕姑請徵蘭故及穆公生名之曰蘭傳言之者天與人合穆氏所以蕃於鄭也若為天名其子曰蘭則與之蘭而御之殆為蛇足注非以蘭有

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杜媚愛也欲令安傳遜云如是定之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乎杜懼將不見信故欲計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

妃曰陳媯杜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杜

誘子華而殺之南里杜在僖十六年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

間杜在僖二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

杜葉楚地今安正義諸侯天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天子亦稱朝者以

天子既則朝楚而為楚人所醜而死故傳仍稱公子不成又娶于蘇生子瑕

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杜洩駕鄭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杜在僖三石癸曰吾

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杜姑姓宜為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也杜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安衡案傳以析字解姑其義已今公子蘭姑甥

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充寵杜充極與

孔將鉅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杜大宮鄭以與晉平穆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杜傳言穆氏所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天所啓也

杜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

安釋文承韋昭之罷反一作丞衡案

秦伯稻卒

杜無傳未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杜例

杜稱臣之罪也子公實弑

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

杜無傳秋公如齊

齊

杜無傳告于廟

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杜責公不先以禮

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龜於鄭靈公

杜穆公大

公子宋

與子家將見

杜宋子公也

子公之食指動

杜第二

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

杜所

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

杜欲使指

深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與子家謀先

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杜六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杜譖子家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杜

杜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

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杜初稱畜老仁

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

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安衡案不能達其欲行仁之志也子家為正卿而不能討

又論不武以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杜稱君謂唯書

以弑言眾所其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

安衡案自唐趙匡

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

所著宋王安石陳振孫朱熹葉夢得明陸粲郝敬輩相繼並起各摘其語以攻之至

清萬斯大毛奇齡焦循極其詆訾乃若此條至言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

賊而反為之先導甚矣其自信而果於誣先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

子之志非欲治天下國家以安兆民乎天下國家之亂必生於君失其道天生民而

立之君是天為民立君非使君肆於兆民之上也故孔子之脩春秋先正人君之道

苟失其道雖天王亦貶之不獨討亂臣賊子也故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

其唯春秋乎在明親受旨於孔子故舉弑君之例曰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言稱國稱人以弑君失其道以自取之為人君者不當如是君所為非謂君無道臣

湯武正之孔子取聖王之道寓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苟有可寓其道者雖王公亦
褒貶之非孔子褒貶之道褒貶之道即天也孔子代天示治國之道於萬世何舍無
道之君而專罪其臣哉苟明此義可無疑於左氏之為丘明矣又案弑者試也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故雖有亂臣賊子不能急卒行
之必嘗試而後為之當其嘗試之時為人君者喻之能改其行而折其謀鄭人立
亦可以免禍矣然則變殺稱弑者亦所以警人君也杜云辟惡名未盡

子良杜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杜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

長乃立襄公杜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杜逐羣兄弟而舍子良杜以其讓已

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

為杜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杜子文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

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安衡案野心不改在野之心言不可馴服也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杜而語助言

餒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杜般子文之子越為司馬杜賈為椒譖子揚

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杜賈為椒譖子揚

子越又惡之杜惡賈乃以若教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杜

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杜

師于漳溼杜漳溼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教氏戰

于臯澣杜臯澣楚地伯芬射王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杜伯芬越椒也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左傳輯釋

卷之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也箭過車轅也箭過車轅也安惠棟云唐石經作汰說文曰秦滑也从升从水大聲徐鉉云音他

上丁寧鉦也注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升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瓦繇胸

汰輶汰輶也汰輶也注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升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瓦繇胸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上也履軒以穀為笠弓所湊雖亦無所據於義為長但戎事冠冑上戴笠恐不能安且據下文楚子之言伯棼之箭必大於常矢而能貫笠較則較應又大較大則笠亦從而大戴之以戰恐非所宜竊謂兵車無蓋尊者不能耐暑與雨故易之以笠亦有杠以揭之其有較猶蓋有部考工記部廣六寸此足以受大箭矣時夏五月楚國在南地必早熟楚子特置笠以禦暑耳非常法故他書不言也

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

敖娶於邲杜邲國安釋文邲本注又作邲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邲杜畜養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杜夢澤

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杜告女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安釋文穀奴口反惠棟云穀廣雅作穀奴口反

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杜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杜氏

其孫箴尹克黃杜箴尹官名克安惠棟云高誘呂覽注曰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使

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

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

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杜易其名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杜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杜高固

齊大夫不書女安正義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歸降於諸侯註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

衡案經云來逆叔姬傳釋之云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是高固特為逆女來非因聘自逆也注疏固執非君命不越竟之義謂卿娶於他國者必因聘自逆然則冬高固及子叔姬來亦與

叔姬俱來聘邪可發一笑叔孫得臣卒註公不與小斂

久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杜叔姬寧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留公強夏公

至自齊書過也杜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秋九月齊

左傳輯釋

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也。安正義莊二十七年，皆慶冬。

來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安正義禮送女

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見出葉，則將乘之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衡家反馬，示不復歸婦之義。今夫婦親來反馬，失禮意甚矣，故書而譏之。

父救鄭伐陳。

杜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杜無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杜邢丘，今河內平皋縣。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安正義劉炫云：按尚書秦誓，武王數紂之惡云：高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在繩，素之貫不得為習也。陸榮云：韓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也。滿貫即盈其貫之意耳。殪，書孔傳訓為殺是也。焦循云：習，重也。貫為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滿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次民疾，是為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是。衡家疾病也，猶言勞，貫謂縱，縱長有限，故可得而盈矣。貫錢盈，縱喻行惡至其極也。杜貫訓習，習貫如自然之意，焦以為重義，究其所言，乃是釋盈非釋貫也。

周書曰：殪戎殷。

杜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安陸榮云：如注意以戎為兵，則殪字宜倒向戎字下。於文不

順書蔡傳以為殪滅大殷者是也。爾雅訓戎為大，楊雄方

此類之謂也。

杜為

五年晉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杜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

注疏謂王使卿逆后，而公監之，然此亦獨使召桓公逆王后，不言別使卿與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乃知襄十五年傳，卿不行非禮也者，指單靖公途留不往齊，蓋祭公單靖公及此召桓公，皆三公兼卿士者，故傳以卿言之，非卿逆而公監之也。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杜九年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杜二子，鄭大夫。

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杜離下震

之離。

杜上豐

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繫辭云，爻言乎變者也。凡爻辭就變象而說之，故必言九六。乾初九，潛龍勿用。初爻變，下卦為巽，巽入也。故曰：潛龍九二，見龍在田，二爻變，下卦為離，離明也。二與五應，在中用事，乃大臣之位。田生九穀，以養人。有大臣之象，故曰：見龍在田，又有就全卦取象者，然要亦不出乎變爻。故既引爻辭，雖不撰著成卦而變義自在，故云：豐之離也。弗過之矣。杜：不過三年。問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傳例曰：不與齊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杜：無傳。書旱而不書，安衡案：雩而得

不書旱，雩而不得雨，則書旱而不書雩。襄五年經書秋大雩，傳云：旱也，是其例。**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杜：公即位，衛始脩好。夏公會

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日及不與謀，日會。杜：與謀者謂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

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列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杜：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繼狄。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

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杜：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敵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杜：在二公不朝焉，又不使

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杜：黃父，即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杜：慢盟，主以取執，註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杜：無傳，義與五年同。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杜：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註安：正義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註：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安：正義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

命，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杜：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註：有事為釋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

還，問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杜：繹，又祭，陳註：昨日之禮

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安：正義繹又祭，釋祭文，孫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註：次曰：祭之明日，尋繹復

祭也。戊子，夫人嬴氏薨。杜：無傳，宜註：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無傳，月三註：安：衡案：不書朔，蓋史失之。杜以註：為三十日，據其所作長曆耳。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杜敬諡嬴姓也及哭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

杜克成也

城平陽

杜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杜經在仲遂卒下從赴

晉人獲秦謀殺

諸絳市六日而蘇

杜蓋記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

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舒蓼二國名

安正義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釋列土地名有

舒蓼舒蓼庸舒鳩以為五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陸榮云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蓼阜陶之後偃姓若舒又自一國傳之三年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今案孔知杜失不

正言規之而云轉寫之誤即如所言第云國名足矣何以加一字乎尋杜前後訓釋並無此例足知非也其引釋例以羣舒為一

滑水

盟吳越而還

杜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

楚子疆之

杜正其界也

及滑汭

晉晉克有蠱疾

杜朔盾之子代晉克為成十

邵缺為政

杜代趙盾

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

杜禮變之所由弗所以引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

杜記禮變之所由弗所以引

杜桓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

以下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杜懷思也 城平陽

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杜言晉楚爭強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杜無傳

公至自齊

杜無傳 夏仲孫蔑如京

師齊侯伐萊

杜無傳

秋取根牟

杜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八月滕子卒

杜

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

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

杜無傳三與文同盟

安正義文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邵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杜洩冶

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杜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

夏孟獻子聘於

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杜衡案經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兩事並書魯親與國而輕王室之意自見所謂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傳舉事實而釋之曰王使來徵聘夫公數朝于齊而周則徵而後聘之其為非禮大矣傳之釋經多以記事明之後儒習見公穀釋經遂言左傳粗於經

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註杜為宋圍會于扈討不睦

也註杜謀齊陳侯不會註杜前年與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註杜

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註杜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註杜二子陳卿夏洩冶諫

陳大夫御叔妻表安釋文和女乙反說文云日日所衣裳也衡案婦人洩冶諫

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註杜宣示安陸祭云宣明也楊也衡案效本

聞不令君其納之註杜納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

之謂乎註杜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地鄭十二年卒有美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註杜自是晉楚

子入鄭之禍註杜齊人歸我濟西田註杜元年以賂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註杜齊人歸我濟西田註杜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註杜無傳不書己巳齊侯元卒註杜

齊崔氏出奔衛註杜齊略見舉族出因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註杜無安衡案傳云公如齊奔喪正釋註杜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公註杜無傳歸父註杜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註杜鄭及楚秋天王使

王季子來聘註杜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註杜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

大水註杜無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註杜既葬成君故饑註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杜公比年朝齊故夏齊

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

杜高國二家齊正卿

公卒而

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杜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

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

凡諸侯之大夫違

杜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杜上某氏者姓下某名

安正義大夫受氏當世守宗廟故謂之

違奔放也

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彼謂天子命之為守國之臣與此異也衛家大夫輔君以守其國故謂之守臣義與稱國高為二守同如

守其宗廟自是人臣私義不得稱為守臣矣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杜玉帛

之使安正義劉炫以為玉帛之使謂國家有謂聘

不然則否

杜思好不接故亦不告

衛家使命不通則非同好之國故不告

公如齊奔喪

杜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

似君微舒病之

杜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故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

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

杜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

公來報聘

杜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師伐邾取繹

杜為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

初聘于齊

杜齊侯初即位

冬子夏如齊伐邾故也

杜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

武子來報聘

杜報文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諸侯之師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

家之棺而逐其族

杜以四年執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

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陸

杜楚復伐鄭故受盟也

人伐莒

杜無傳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杜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欒函狄地

冬十月

楚人殺陳夏徵舒

杜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杜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

辰陵陳地潁川長

安惠棟云鄭氏曰今此亭在平城西北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公孫歸父會齊

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
 其地故書入在殺微舒之後
 納孔孫寧儀行父于陳
註杜二子淫昏亂人
也君弒之後能
 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
 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註安衡案傳云書有禮也是經
善楚復陳非二子有功也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
 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

服也
註杜傳言楚與
晉押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
註杜子重公子嬰
齊莊王弟
 王待諸鄭
註杜鄭

地令尹為艾獵城沂
註杜艾獵孫叔敖
沂楚邑
 使封人慮事
註杜封人

為賈之子孫敖案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
 君名饒字叔敖以艾獵為叔敖名此服杜臆說世本是也
 其時主築城者
註安正義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史書多有無
慮事謀慮計功
 慮事謀慮計功
註慮之語皆謂探度前事也顧炎武云慮籌度也惠棟云大司馬
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阮元云宋
本岳亦足利本注謀作無按正義當作無衡案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
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封人掌土功之
事故使之慮事也據正義注謀作無是也其云無則慮之訖則計功則非也無慮指

都數謂總計築城之功役然解
 慮為無慮竟屬強說顧說可從
 以授司徒
註杜司徒
掌從
 量功命日
註杜命作
日數
 分

財用
註杜財用築
作具
 平板榦
註杜榦植
也
註安正義榦所以當牆兩邊郭土者也植
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即郭

土者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以損訓榦平板榦者乃分築之法分眾為數隊
 專而成功速築作之法莫善焉若齊其
 高下凡築城者皆然何足異而記之哉
 稱畚築
註杜量輕重畚
盛土器
註安正義畚者
盛土之器

程土物
註杜為作
程限
註安衡案程品也物色也預定土色之品程不得用羸惡之土
杜解程為容受多少之限然物字不可通疏因釋物為級

具饑糧
註杜饑乾
食也
 度有司
註杜均勞
謀監
 略基趾
註杜趾城足
略行也
 不愆于素
註杜十日
為旬
註安衡案舉行城
趾以量丈數

秋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註杜赤狄潞氏最強
故服役眾狄
 秋會于欒函眾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

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杜勤則功安衡案有繼久而不絕也從猶就也詩

曰文王既勤止杜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

夏氏亂故伐陳杜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安王引之云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將有大祥民

震動震動猶震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衡案動可訓驚矣然此讀如字為長蓋楚子

慮陳人禦之欲速成其功故謂之曰女勿動女手足以禦我軍我將討於少西

氏杜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杜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

陳杜滅陳以陳侯在晉杜靈公子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杜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安

諸侯也衡案歸歸諸侯也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安衡案

俗有此語故云所謂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杜及其縣陳本意全以

命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杜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

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

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左傳輯釋卷十終

